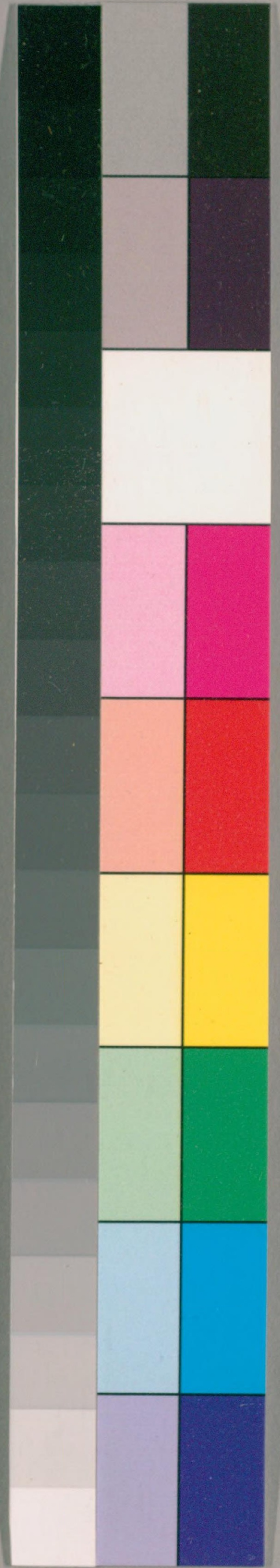


082.1
G21
G

39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



藝海珠塵

子部儒家類

南滙 吳省蘭 泉之輯
南滙 金沐仁 似山校

吾師錄

黃淳耀

初名金耀字蘊生號陶菴江南嘉定人

明崇禎癸未進士南都陷福王立諸進士皆授官淳耀不赴明亡偕弟諸生淵耀字偉恭入僧舍自經死私謚貞文先生有陶菴集本朝乾隆四十年賜諡忠愍

小引

傳曰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況吾人乎此錄輯于壬申仲冬取古人言行之可法者牽連比附

藝海珠塵

吾師錄

56869



各以類從始于攝心終于養生凡三十二條壬午季夏
料簡筆削得之故紙中因繕書二册一以自證一勗偉
恭

條目

攝心	思誠	主敬	慎獨	懲忿	窒欲	平心
直心	一心	無心	調心	遷改	養量	對境
澹泊	清介	節儉	自立	過厚	恕物	薄責
規諷	方便	分別	慎交	求全	惜陰	讀書
處困	順運	却疾	養生			

攝心

趙清獻公曰吾晝之所爲夜必焚香告天所不可告者
則不敢爲也陸九韶隱居山中晝之所爲夜必書之元
許魯齋亦然二程遺書張天祺自約數年自上牀便不
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亦須強把這心寄寓在一箇形
象司馬君實言吾得術矣只管念一箇中字朱子語錄
趙叔平平生用功以一器盛黑豆一器盛白豆中置一
虛器才一善念動則取白豆投其中惡念動則取黑豆
投其中至夜倒虛器中豆觀其黑白以驗善惡念之多
寡初時黑多白少久之漸平又久之則白多黑少又久
之則黑亦無國朝張文定公邦奇每日晨興拜天取易

藝海珠塵
詩書要語乾元亨利貞勅天之命惟時惟幾我其夙夜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云云者對天默誦數遍官翰林時
有觀頤錄每夕考過此諸公所行疎密不同皆攝心法
也若能直下見性便不須如此捉捺然人曰在是非窠
曰中寸陰未轉尺波已興故必有神秀之時時拂拭而
後有惠能之本無拂拭也

思誠二

周萊峯先生學道紀言曰思誠字難認杜正獻公曰士
君子作事行已當履中道不宜矯飾此誠字別陳了翁
謂元城絕欲是真絕欲不動心故此誠字又別韓魏公

立朝與士大夫語退息與家人言一出于誠門人或從
公數十年記公言行相與反復考究表裏皆合無一不
相應此誠字又別曹彬爲世祖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
彬曰此官酒不敢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太祖曰世宗舊
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此誠字又別魯簡肅公飲于
酒肆中使問當托何事以對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
臣子之大罪竟以實對此誠字又別魏公知永叔不以
繫辭爲孔子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爲可取中書相會累
年未嘗與之言及也此誠字又別胡文定謂徐先生曰
莫安排此誠字又別元城嘗不快曰司戶實有賜

不以告吾其遠溫公教乎後讀楊子云君子避礙通諸
理方釋然言不必信此而後可此誠字又別高允恐負
翟黑子此誠字又別以上誠字仔細體認或在言或在
事或在言前或在言後或顧行或顧理不知何者可以
致力元城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其
效如此

主敬三

邵康節百泉山中嘗雪夜人猶見其儼然危坐尹和靖
在平江累年凡百嚴整有常遇飲酒聽樂但拱手安足
處終日未嘗動康節何等風流人豪而自簡如此朱子

謂其心地所以虛明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和靖才識未
謂是程門中之鈍者只于敬上用力終亦有成人可不
以尹自勉乎

慎獨四

吳顧悌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襲令
妻還南齊劉璉兄獻夜隔壁呼璉共語不荅方下牀着
衣立然後應璉問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此所謂不欺
暗室者非耶吾輩居平詭浪笑傲之時多齋莊肅敬之
時少欲求此心不放難矣

懲忿五

李習之問一禪師如何是黑風吹船飄墮羅刹鬼國師
云李翱小子問此何爲李怒形于色師笑曰發此惡心
卽是飄墮鬼國也調心之難如此王巖叟著魏公別錄
云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公
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說
等常事也噫魏公蓋幾于犯而不校者余賦性素褊往
歲偶有所觸書片紙自箴曰與一物校者其人小甚矣
爾時于此覺稍有得力近默自省乃多留著爲累豈楞
嚴所謂隔日瘧者耶

室欲六

乖崖帥蜀時仕蜀者不挈家止帶給澣濯紉縫二人乖
崖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屋而行但云張詠小人張
詠小人後稍令自近及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室女
房奩五百千以禮遣之果未嘗有犯也趙清獻帥蜀曰
悅一妓謂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爲
我呼來去已二鼓不至復令人速之旋又令止老兵忽
自幕後出公怪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
念息矣雖承命實未嘗往夫乖崖之勇也閱道之清也
而皆未免強制人欲洵可畏哉然兩公之賢于人者正
以其能制也蘇子卿齒雪冰天猶與胡婦生子胡忠簡

飛草遠竄乃爲黎倩題詩是皆一念不能自持耳故曰
忍過事堪喜

平心七

趙康靖公槩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
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辯理至欲納生平
誥勅而文忠不知也范景仁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
論陳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于上
且曰陛下問趙抃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
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
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

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夫爲德于人而
必欲使人知之與必施諸其所嘗受德之人皆淺之乎
爲丈夫耳古人於君父之前進退榮辱之際而能平心
忘愛惡若此真學道之驗

直心八

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宅甚
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因辭不買晉庾亮所乘馬的顛殷
浩以爲不利主勸賣之亮曰安有已之不安移于人乎
宋司馬溫公居西京日令老兵賣所乘馬云此馬夏來
有肺病若售者先語之老兵笑其拙噫此釋氏所謂直

藝海珠塵
心道場也吾人立誠當自不妄語始

一心九

雜念不勝驅除正坐本心間斷之故間斷既久介然之頃便欲雜念頓釋雖顏子不能晝夜操持不怠則此心自當漸清盤銘之辭與揚子江宿浪之警真善喻也每唯孟敏墮甑不顧雖是細事亦足以觀人胸中擺脫得下故不知不覺之間自能如此而史臣不知以爲有分辨而已此豈林宗之見哉吾輩試自念只與人接幾句話而將迎之意纏擾不已此其出孟敏下亦遠矣今直於一切世故都打得破自毀譽欣戚以至死生禍福一

切視之如一則此心自定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學之的也張思叔讀孟子至志士不忘在溝壑忽然自悟始覺有得力處可見古之有志于學者直是不有其身故能專志于道不然一暴十寒之病且不能免其去不學者幾何哉此張文定公與魏子才書非真實爲己者不能道

無心十

負苓者謂薛收曰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五藏六府不能無受也李文靖公庭前藥欄壞如不聞見左右請葺之公曰安可以此事動吾一念乎夫人心虛靜則

明雜擾則暗蜀山人董五經之類久居深山遂能前知
蓋空生明也初機學人動靜分作兩橛膠膠擾擾安得
正定伊川先生曰說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夫無
私心則無心矣

調心十一

程子謂洒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見一學者忙迫先
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
曷嘗似賢急迫朱子論主一無適云主一只是心專一
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着
衣時只着衣了此一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

裏此皆先儒直指調心法示人近周叔夜先生有言因
事之煩冗而動躁火也治之有二其一自解云待我逐
頭清來其一自解云事完之後却有何事閑亦何用此
躁之在事前者治法如此若在事後者治法亦有二其
一自解云人生安能無勞其一自解云此勞未必無益
此身不必太惜此治躁之骨髓也推之榮辱禍福皆可
以此心對治

遷改十二

羅仲素與楊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卽
鸞田走洛問之胡憲學于譙定初未有得定曰心爲物



藝海珠塵
潰故不能有見惟學可明耳憲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
夫耶卽日思歸精此學兩賢之從善如流若此朱子言
南軒爲人明快嘗與閒坐立見什物之類不齊整處謾
言之雖昏夜亦卽時令人移正敬夫之改過不吝若此
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言遷善之速
如雷厲風發而後爲益也對此宜知自省

養量十三

周茂叔爲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于讒言臨之甚威
茂叔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
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韓魏公

知揚州王荆公爲僉判每讀書達旦略假寐日已高亟
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意其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曰
君年少毋廢書不可自棄荆公不荅退而言曰韓公非
知我者故熙寧日錄中短魏公爲多每曰魏公形相好
耳作畫虎圖詩詆之及魏公薨作挽詩猶不忘少年之
語夫趙韓皆當世賢者始猶失之二公人固未易知也
乃一則臨之以威而猶超然一則勸之以學而遂爲憾
度量相越如此蓋涵蓄深沈此濂溪之所以自得也剛
褊躁露此荆公之所以速敗也

對境十四

有器局人大都督次不亂所以做事有力若小事便已
動心則大事不可爲矣後漢孔融爲袁譚所攻自春至
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
書談笑自若晉桓温欲移國祚伏甲設饌廣延朝士因
此欲誅謝安王坦之王甚遽問謝曰當作何計謝神意
不變相與俱前王之恐狀轉見于色謝之寬容愈表于
貌望階起席方作洛生詠颯浩浩洪流桓憚其曠遠乃
趣解兵古人於生死關頭整暇如此所謂重內者輕外
也

澹泊十五

范文正公爲舉子時讀書南都 留守有子居學見
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既而悉已敗矣留守
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
浼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但食粥安之已久今遽
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石徂徠介讀書南都時侍
郎王濟聞其困窮因餉客授以盤飧却而不受曰今日
固好明日如何二賢者使繼得人饋可以不乏美食則
從之乎士非可受無功之食者此食豈以爲憂于不繼
蓋以口腹累人君子之所不居也二賢之意蓋有在矣

清介十六

黃子廉每飲馬投錢水中范丹嘗看姊病設食丹留錢而去姊追送之里中芻藁僮更相怒曰言汝清高豈范史雲輩而云不盜吾菜乎丹歎曰吾之微志乃在僮豎之口不可不勉遂棄錢而去宋傅欽之侍郎求介秦觀以見陳師道知其甚貧因懷金以餽之及覩其貌聽其議論竟不敢以出口程伊川見韓侍郎維于穎川韓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有黃金藥櫟一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如戒啓伊川曰願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

歸持國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夫清者士人之大節也然如黃范二君所爲則亦近于獵名矣必也其後山乎其伊川乎

節儉十七

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曰公家日用多少錢對曰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驚曰何用許多錢對曰早具少肉脆羹菜泰然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此遂疎司馬文正公荅劉蒙言書曰光居家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常衣帛又曰光自結髮以來實不敢鎔銖妄取

子人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斬亦其理宜也今日士大夫服御華侈交際稠疊既不能繼而取諸非分以益之于是名節掃地矣攻苦食淡自是吾輩本色其他瑣人嫌怪耳

自立十八

後漢梁鴻少孤詣太學受業同房先炊已呼鴻童子及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然火范丹嘗使兒招麥得五斛鄉人尹臺遺之一斛屬兒莫道丹後知卽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遂誓不取晉王衷嘗自刈麥諸生有密爲哀刈麥者衷遂棄之于是莫敢往佐唐

皇甫無逸爲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炷此四公者可謂能自樹立矣

過厚十九

漢劉寬行遇失牛者就寬車中認去寬下車步歸有頃認者得牛送還謝曰慚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幸勞見歸何爲謝之晉朱沖鄰人失犢認沖犢以歸後得犢于林下大慚以犢還沖沖竟不受夫文饒之行近于中若巨容其猶有未忘于心者乎君子爲行使人無以自容則過矣然以視世之攘袂而爭者則二賢皆吾師也

恕物二十

韓魏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又嘗云若晉公簡點
着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言可也邵伯溫讀文
中子至諸葛武侯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因著論駁之以
爲孔明王者之佐雖不死未必能興禮樂康節見之怒
曰使汝如武侯尚不可妄論何況萬萬不及乎古人立
心忠厚雖論議史册上事亦不輕置予尊如此其待同
時人又可知矣故曰論人當于有過中求無過不當于
無過中求有過

薄責二十一

北齊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
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
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
宋盧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
人以告昉昉不信之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
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昉始信之太宗由是目昉
爲善人夫人非聖人自無每事盡善之理吾業與之親
暱則長善救失與有責焉不能匡正乃從而訾訐之以
自爲直可乎先儒謂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
心過難夫其易者且不能況難者乎故君子不談人過

一以養德一以遠怨雖他人有譏者正容以止之可也

規諷二十二

秦氏當國時洪忠宣公鄭亨仲資政胡明仲侍郎朱新仲舍人皆在謫籍分置廣東方務德爲經畧帥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方滋在廣部凡得罪于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非欲爲異日地乎客曰非公相有云不敢輒言方滋之爲人天性長者凡于人惟以周旋爲志非獨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却是箇周旋的人其疑遂釋當時使一儉巧者承其間微肆一言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迹矣言者可謂君子嚴陵王大卞赴曲江守過

南安謁張先生子韶從容言大卞頃在檢院以羅彥濟中丞章去國其後彥濟自吏書出守嚴遂遷避于蘭溪彥濟到郡遺書相邀曰與君有同年契何爲爾不得已復還既見密語云前此臺評乃朱新仲所作託造物之意以相授一時失于審思至今爲悔此事既往今適守韶而朱在彼邂逅有弗愜爲之奈何張揣其必將修怨卽云國先爲君子爲小人皆在此舉王悚然曰謹受教至則降意彌縫終二年不見分毫形迹若本自相善也夫秦客語婉子韶語峻蓋所對之人不同耳而一言造福則其爲仁人之心一也彼順口諛人者不過求其感

悅避其嫌怪而不知貽害多矣奈何以人之生死榮辱為已結納之具耶

方便二十三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嘗為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繁曰子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或十餘積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指坐下足杭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為正之若人渴時與杯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為唯在乎常久而已按葛公所謂利人事即儒者之仁術釋氏之方便也隨時可行隨人可行隨

地可行但不宜以此望報耳望報則與世俗無異矣

分別二十四

韓退之送孟瑄序善雖不吾與吾將強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強而拒崔評事墓銘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故人此吾所欲低頭于昌黎處也

慎交二十五

漢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荅拜霸子曰大人方願交歡柰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許也魏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温恢求交胡質質



辭以疾遯出遇質問其故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
貪奔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是以可終武伯南身爲
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置而今以睚眦成隙如質才薄
豈能終好故不願也古人慎交不輕許與如此今人知
已滿地疾病相問訊飲食相徵逐及遇毫髮事輒掉臂
不顧甚有買酈兄之友彎射羿之弓者故擇而後交勿
交而後擇

求全二十六

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飯牛牛
不良搏牛一下管寧泛海舟覆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

宴起過必在此夫二賢之自責如此則其平生無大過
可知矣跣跣士固不修小節然必在小事上剗定脚做
大事始無失耳李彌遜謂胡邦衡曰人生亦不鮮事事
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朱子謂胡後來喪名節未
必非斯言有以入之今人只思做一兩節好事目前當
爲者漫不簡點則并此一兩節亦做不成矣

惜陰二十七

伊川先生曰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
得而食之百工伎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
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

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爲有補爾
中峯禪師云入世間則忠于君孝于親以盡其義不可
不忙出世間則親師擇友朝參暮叩以盡其道又不可
不忙惟孜孜以安閒不擾爲務而不肯斯須就勞者聖
人斥之爲無慚人今吾輩旣不能爲有用之學而于自
了漢亦未能究竟所謂夢覺兩愧負也

讀書二十八

朱子誨門人聖賢言語只在仔細看別無術又云書只
貴熟讀別無法又云法在讀了一遍又思量一遍思量
一遍又讀一遍先儒讀書法如此向見一書載張安道

問蘇明允以子瞻方讀何書荅云方溫漢書安道驚曰
書要讀第二遍耶初以爲安道自矜敏捷耳今思之殊
不然蓋古人讀第一遍時必須精熟此書未熟更不讀
他書不待他日又溫也他日坡公有云故書不厭百回
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則豈止讀第二遍耶司馬溫公嘗
言學者讀書少能自卷首讀至卷尾往往從中或從未
隨意讀起又多不能終篇光性最專猶患如此從來唯
見何涉學士案上唯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較字
以至終篇未終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溫公所言正安
道所謂一遍

處困二十九

胡忠簡貶時李似之侍郎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違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樂愚溪東坡居惠樂霍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能作為大事七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八曰天者任之必將大有摧抑九曰太剛恐易折須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辯說皆餘事余謂此十事豈惟遷謫者所宜佩服凡吾輩書諸紳可也銘諸座右可也余又憶張橫浦有言曰為物所

逆而動心此怨天也吾輩所遭豈能事事如意要以耐煩為主

順運三十

伊庵權禪師每至日暮必流涕曰今日又過矣未知來日功夫何如韓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是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為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余謂誦伊庵語可以惜陰誦正叔語可以順運

却病三十一

宋李昉九河公語錄云昉苦疴既瘳請謁公曰子于病

中曾會得移心法否改對未也公曰人能于病中移其
心如對君父慎之靜之自愈金史楊雲翼嘗患風痺得
稍愈袁宗問愈之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
干治國亦然余謂此真刀圭之最良者也未病時得此
可以不病已病時得此可以愈病余昔在雲間大病四
體如炙此心頗覺忙亂因而自問曰如果此病不起只
索委順忙亂無益也遂一念不動至晚汗下如雨病竟
痊

養生三十二

伊川先生曰世間有三件事甚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爲

國而至于祈天永命養形而至于長生學而至于聖人
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造化自是人不爲
耳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而後
完今生七十二年矣較其筋骨于盛年無損也又曰人
待老而後保生是猶貧而後畜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
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爲保生耶先生默然曰吾以
妄生狗欲爲深耻他日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
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也大凡學者學
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卽不須學也觀先生語則知
學道養生本是一事但學道者雖養生亦爲學道養

生者雖以道亦為君

生產作業之

事既不能自力而讀書作文亦皆若不能精思祇坐氣薄耳自今予喜怒哀樂上理會即病即藥不須外求也

宋王... 卷之... 吳省蘭... 泉之輯... 嘉興錢儀吉... 藹人校... 西... 三... 四...

藝海珠塵

子部儒家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嘉興 錢 儀吉 藹人校

聰訓齋語

張英 英字敦復號夢復安徽桐城人康熙丁未進士選庶吉士歷官文華殿大學士

贈太傅諡文端人祀賢良祠有篤素堂集

圃翁曰聖賢領要之語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者嗜欲之心如隄之束水其潰甚易一潰則不可復收也微者理義之心如帷之映鏡若隱若現見之難而晦之易也人心至靈至動不可過勞亦不可過逸惟讀書可以

藝海珠塵
養之每見堪輿家平日用磁石養針書卷乃養心第一
妙物閑適無事之人鎮日不觀書則起居出入身心無
所栖泊耳目無所安頓勢必心意顛倒妄想生嗔處逆
境不樂處順境亦不樂每見人栖栖皇皇覺舉動無不
礙者此必不讀書之人也古人有言掃地焚香清福已
具其有福者佐以讀書其無福者便生他想旨哉斯言
予所深賞且從來拂意之事自不讀書者見之似爲我
所獨遭極其難堪不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於此者
特不細心體驗耳卽如東坡先生歿後遭逢高孝文字
始出名震千古而當時之憂讒畏譏困頓轉徙潮惠之

間蘇過跣足涉水居近牛欄是何如境界又如白香山
之無嗣陸放翁之忍飢皆載在書卷彼獨非千載聞人
而所遇皆如此誠一平心靜觀則人間拂意之事可以
泐然冰釋若不讀書則但見我所遭甚苦而無窮怨尤
嗔忿之心燒灼不寧其苦爲何如耶且富盛之事古人
亦有之炙手可熱轉眼皆空故讀書可以增長道心爲
頤養第一事也記誦纂集期以爭長應世則多苦若涉
覽則何至勞心疲神但當冷眼於閒中窺破古人筋節
處耳予於白陸詩皆細注其年月知彼於何年引退其
衰健之蹟皆可指斯不夢夢耳

園翁曰聖賢仙佛皆無不樂之理彼世之終身憂戚忽忽不樂者決然無道氣無意趣之人孔子曰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孟子以不愧不怍爲樂論語開首說悅樂中庸言無入而不自得程朱教尊孔顏樂處皆是此意若庸人多求多欲不循理不安命多求而不得則苦多欲而不遂則苦不循理則行多窒礙而苦不安命則意多怨望而苦是以跣天踏地行險徼幸如衣敝絮行荆棘中安知有康衢坦塗之樂惟聖賢仙佛無世俗散者之病是以常全樂體香山字樂天子竊慕之因號曰樂園聖賢仙佛之樂予何敢望竊欲營履道一邱一壑

傲白傅之有叟在中白鬚飄然妻孥熙熙雞犬聞街之樂云耳

園翁曰予擬一聯將來懸草堂中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卽爲稱意山水花竹無恒主人得閒便是主人其語雖俚却有至理天下佳山勝水名花美箭無限大約富貴人役于名利貧賤人役于饑寒總無閒情及此惟付之浩歎耳

園翁曰唐詩如緞如錦質厚而體重文麗而絲密溫醇爾雅朝堂之所服也宋詩如紗如葛輕疎纖朗便娟適體田野之所服也中年作詩斷當宗唐律若老年吟咏

適意闌入於宋勢所必至立意學宋將來益流而不可
返矣五律斷無勝於唐人者如王孟五言兩句便成一
幅畫今試作五字其寫難言之景盡難狀之情高妙自
然起結超遠能如唐人否蘇詩五律不多見陸詩五律
太率非其所長參唐宋人氣味當於五律見之
圃翁曰昌黎聽穎師琴詩有云呢呢兒女語恩怨相爾
汝忽然勢軒昂猛士赴戰場又云失勢一落千丈強歐
陽公以為琵琶詩信然予細味琴音如微風入深松寒
泉滴幽澗靜永古澹其上下十三徽出入一絃至七絃
皆有次第大約由緩而急由大而細極於和平冲夷為

主安有呢呢兒女忽變為金戈鐵馬之聲常建琴詩江
上調玉琴一絃清一心泠泠七絃遍萬木沉秋陰能令
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枯桐枝可以綴黃金真可謂
字字入妙得琴之三昧者味此則與昌黎之言迥別矣
古來士大夫學琴類不能學多操白香山止秋思一曲
范文正公止履霜一曲高人撫絃動操自有夷曠冲澹
之趣不在多也古人製琴一曲調適宮商但傳指法後
人強被以語言文字失之遠矣甚至俗譜用大學及歸
去來辭赤壁賦強配七絃一字予以一音且有以山歌
小曲溷之者其為唐突古樂甚矣宜為雅人之所深戒



藝海珠塵
也大抵琴音以古淡爲宗非在悅耳心境微有不清指
下便爾荆棘清風朗月之時心無機事曠然天真時鼓
一曲不躁不懶則緩急輕重合宜自然正音出於腕下
清興超于物表放翁詩曰琴到無人聽處工未深領斯
妙者自然聞古樂而欲臥未足深論也

圃翁曰古人以眠食二者爲養生之要務臟腑腸胃常
令寬舒有餘地則真氣得以流行而疾病少吾鄉吳友
季善醫每赤日寒風行長安道上不倦人間之曰子從
不飽食病安得入此食忌過飽之明徵也燔炙熬煎香
甘肥膩之物最悅口而不宜於腸胃彼肥膩易于粘滯

積久則腹痛氣塞寒暑偶侵則疾作矣放翁詩云倩盼
作妖狐未慘肥甘藏毒鳩猶輕此老知攝生哉炊飯極
軟熟雞肉之類只淡煮菜羹清芬鮮潔渥之食只八分
飽後飲六安苦茗一杯若勞頓饑餓歸先飲醇醪一二
杯以開胸胃陶詩云濁醪解飭饑蓋藉之以開胃氣也
如此焉有不益人者乎且食忌多品一席之間遍食水
陸濃淡雜進自然損脾胃謂或雞魚鳧狍之類只一二
種飽食良爲有益此未嘗聞之古昔而以予意揣當如
此安寢乃人生最樂古人有言不覓仙方覓睡方冬夜
以二鼓爲度暑月以一更爲度每笑人長夜酣飲不休

謂之消夜夫人終日勞勞夜則宴息是極有味何以消
遣爲冬夏皆當以日出而起於夏尤宜天地清旭之氣
最爲爽神失之甚爲可惜予山居頗閒暑月日出則起
收水草清香之味蓮方斂而未開竹含露而猶滴可謂
至快日長漏永不妨午睡數刻焚香垂幙淨展桃笙睡
足而起神清氣爽真不啻天際真人況居家最宜早起
倘日高客至僮則垢面婢且蓬頭庭除未掃竈突猶寒
夫非雅事昔何文端公居京師同年詣之曰晏未起久
之方出客問曰尊夫人亦未起耶荅曰然客曰日高如
此內外家長皆未起一家奴僕其爲奸盜詐僞何所不

至耶公瞿然自此至老不晏起此太守公親爲予言者
圃翁曰山色朝暮之變無如春深秋晚四月則有新綠
其淺深濃淡早晚便不同九月則有紅葉其頰黃茜紫
或映朝陽或迴夕照或當風而吟或帶霜而殷皆可謂
佳勝之極其他則煙嵐雨岫雲峯霞嶺變幻頃刻孰謂
看山有厭倦時耶放翁詩云遊山如讀書淺深在所得
故同一登臨視其人之識解學問以爲高下苦樂不可
得而強也予每日治裝入龍眠家人相謂山色總是如
此何用日日相對此真淺之乎言看山者
圃翁曰人家僮僕最不宜多畜但有得力二三人訓諭

藝海珠塵
有方使令得宜未嘗不得兼人之用太多則彼此相諉
恩養必不能周教訓亦不能及反不得其力且此輩當
家道盛則倚勢作非招尤結怨家道替則飛揚跋扈反
層賣主皆勢所必至于欲令家僕皆各治生業可省遊
手遊食之弊不至於冗食爲非也且僮僕甚無取乎黠
慧者吾輩居家宦皆簡靜守理不爲闇昧之事至衙
門政務皆自料理不煩幹僕巧權門之應對爲遠道之
輸將打點機密奔走勢利所用者不過趨踴灑掃負重
徒步之事耳焉用聰明才智爲哉至於山中耕田耨圃
之僕乃可爲寶其人無奢望無機智不爲主人斂怨彼

縱不遵約束不過懶惰愚蠢之小過不必加意防閑豈
不爲清閒之一助哉

圃翁曰昔人論致壽之道有四曰慈曰儉曰和曰靜人
能慈心一物不爲一切害人之事卽一言有損于人亦
不輕發推之戒殺生以惜物命慎翦伐以養天和無論
真報不爽卽胸中一段吉祥愷悌之氣自然災沴不干
而可以長齡矣人生享福皆有分數惜福之人福嘗有
餘暴殄之人易至罄竭故老氏以儉爲寶不止財用當
儉而已一切事常思節嗇之義方有餘地儉於飲食可
以養脾胃儉于嗜慾可以聚精神儉於言語可以養氣

息非儉于交遊可以釋友寡過儉於酬酢可以養身息
勞儉於夜坐可以安神舒體儉於飲酒可以清心養德
儉於思慮可以蠲煩去擾凡事省得一分即受一分之
益大約天下事萬不得已者不過十之一二初見以為
不可已細算之亦非萬不可已如此逐漸省去但日見
事之少白香山詩云我有一言君記取世間自取苦人
多今試問勞擾煩苦之人此事亦儘可已果屬萬不可
已者乎當必恍然自失矣人常和悅則心氣沖而五臟
安昔人所謂養歡喜神真定梁公每語人日間辨理公
事每晚家居必尋可喜笑之事與客縱談掀髯大笑以

養我門

發舒一日勞頓鬱結之氣此真得養生要訣何文端公
時曾有鄉人過百歲公叩其術荅曰予鄉村人無所知
但一生只是喜歡從不知憂惱噫此豈名利中人所能
哉傳曰仁者靜又曰知者動每見氣躁之人舉動輕佻
多不得壽古人謂硯以世計墨以時計筆以日計動靜
之分也靜之義有二一則身不過勞一則心不輕動凡
遇一切勞頓憂惶喜樂恐懼之事外則順以應之此心
凝然不動如澄潭如古井則志一動氣外間之紛擾皆
退聽矣此四者於養生之理極為切實較之服藥引導
奚啻萬倍哉若服藥則物性易偏或多燥滯引導吐納



則易至作輟必以四者爲根本不可捨本而務末也道
德經五千言其要旨不外於此銘之座右時時體察當
有神益耳

圃翁曰人生不能無所適以寄其意予無嗜好惟酷好
看山種樹昔王右軍亦云吾篤嗜種果此中有至樂存
焉手種之樹開一花結一實翫之偏愛食之益甘此亦
人情也陽和里五畝園雖不廣倘所謂有水一池有竹
千竿者耶花十有二種每種得十餘本循環翫賞可以
終老城中地隘不能多植然在居室之西數武花晨月
夕不須肩輿策蹇自朝至夜分可以酣賞飽看一花一

草自如開至零落無不窮極其趣則一株可抵十株一
畝可敵十畝山中嚮營賜金園今購芙蓉島皆以田爲
本於隙地疏池種樹不廢耕耘闢耕是人生最樂古人
所云躬耕亦止是課僕督農亦不在沾體塗足也

圃翁曰山居宜小樓可以收攬羣峯衆壑之勢竹杪松
梢更有奇趣予擬手芙蓉島南向構一小樓題曰千崖
萬壑之樓大溪環抱羣岫聳峙可謂快矣築小齋三楹
曰佳夢軒夫人生如夢信矣使夕夢至此豈不以爲佳
甚耶陸放翁夢至仙館得詩云長廊下瞰碧蓮沼小閣
正對青蘿峯便以爲極勝之景予此中頗有之可不謂



之佳夢耶香山詩云多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樂亦勝
愁人既在夢中則宜稅駕咀嚼其夢而不當爲夢幻泡
影之嗟予固將以此爲睡鄉而不復從邯鄲道上向道
人借黃梁枕也

圃翁曰人生於珍異之物決不可好昔端恪公嘉士人
於一研一琴當得佳者研可適用琴能發音其它皆屬
無益良然磁器最不當好藝佳者必脆薄一釵值數十
金僮僕捧持易致不謹過於矜束反致失手朋客歡談
亦鮮樂趣此物在席賓主皆有戒心何適意之有藝取
厚而中等者不至太粗縱有傾跌亦不甚惜斯爲得中

之道也名畫法書及海內有名甌器皆不可畜從來真
禍招尤可爲龜鑑購之不啻千金貨之不值一文且從
來真贋難辨變幻奇於鬼神裝潢易於竊換一軸得善
價繼全者遂不旋踵以僞爲真以真爲僞互相訕笑止
可供噴飯昔真定梁公有字畫之好竭生平之力收之
獨惜後爲勢家所求索殆盡然雖與以佳者輒謂非是
疑其藏匿其子孫深受斯累此可爲明鑑者也

圃翁曰天體至圓故生其中者無一不自其體懸象之
大者莫如日月以至人之耳目手足物之毛羽樹之花
實土得雨而成丸水得雨而成泡凡天地自然而生皆

藝海珠塵
圓其方者皆人力所爲蓋稟天之性者無一不具天之
體萬事做到極精妙處無有不圓者聖人之德古今之
至文法帖以至一藝一術以極圓而後登峯造極裕親
王曾暢言其旨適與予論相合偶論及科場文想必到
圓處始佳卽飲食做到精美處到口也是圓底余嘗觀
四時之旋運寒暑之循環生息之相因無非圓轉人之
一身與天時相應大約三四十以前是夏至前凡事漸
長三四十以後是夏至後凡事漸衰中間無一刻停留
中間盛衰關頭無一定時候大槩在三四十之間觀於
鬚髮可見其衰緩者其壽多其衰急者其壽寡人身不

能不衰先從上而下者多壽故古人以早脫頂爲壽徵
先從下而上者多不壽故鬚髮如故而脚軟者難治凡
人家道亦然盛衰增減決無中立之理如一樹之花開
到極盛便是搖落之期多方保護順其自然猶恐其速
開况敢以火氣催逼之乎京師溫室之花能移牡丹各
色桃於正月然花不盡其分量一開之後根幹輒萎此
造化之機不可不察也嘗觀草木之性亦隨天地爲圓
轉梅以深冬爲春桃李以春爲春榴荷以夏爲春菊桂
芙蓉以秋爲春觀其枝節含苞之處渾然天地造化之
理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圃翁曰人往往於古人片紙隻字珍如拱璧其好之者索價千金觀其落筆神彩洵可寶矣然自予觀之此特一時筆墨之趣所寄耳若古人終身精神識見盡在其文集中乃其嘔心劇肺而出之者如白香山蘇長公之詩數千首陸放翁之詩八十五卷其人自少至老仕宦之所歷遊跡之所至悲喜之情佛愉之色以至言貌聲歛飲食起居交遊醜醉無一不寓其中較之偶爾落筆其可寶不且萬倍哉予怪世人於古人詩文集不知愛而寶其片紙隻字為大惑也余昔在龍眠若於無客為伴日則步履於空潭碧澗長松茂竹之側夕則掩關讀書

蘇陸詩以一鼓為度燒燭焚香煮茶延兩君子于坐與之相對如見其容貌鬢眉然詩云架頭蘇陸有遺書特地攜來共索居日與兩君同臥起人間何客得勝渠良非解嘲語也

圃翁曰予嘗言享山林之樂者必具四者而後能長享其樂實有其樂是以古今來不易觀也四者維何曰道德曰文章曰經濟曰福命所謂道德者性情不乖戾不谄刻不褊狹不暴躁不移情于紛華不生嗔于冷暝居家則肅雝簡靜足以見信於妻孥居鄉則厚重謙和足以取重于鄰里居身則恬淡寡營足以不愧於衾影無

忤於人無羨於世無爭于人無憾於已然後天地容其
隱逸鬼神許其安享無心意顛倒之病無取捨轉徙之
煩此非道德而何哉佳山勝水茂林修竹全恃我之情
性識見取之不然一見而悅數見而厭心生矣或吟詠
古人之篇章或抒寫性靈之所見一字一句可千秋相
契無言亦成妙諦古人所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又云登東臬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斷非不解筆墨人
所能領略此非文章而何哉夫茅亭草舍皆有經綸菜
隴瓜畦具見規畫一草一水其布置亦有法度淡泊而
可免饑寒徒步而不致委頓良辰美景而飽樽不空歲

時伏臘而雞豚可辦分花乞竹不須多費而自有雅人
深致疏池結籬不煩華侈而皆能天然入畫此非經濟
而何哉從來愛閒之人類不得閒得閒之人類不愛閒
公卿將相時至則爲之獨是山林清福爲造物之所深
吝試觀宇宙間幾人解脫書卷之中亦不多得置身在
窮達毀譽之外名利之所不能奔走世味之所不能縛
束室有萊妻而無交謫之言田有伏臘而無乞米之苦
白香山所謂事了心了此非福命而何哉四者有一不
具不足以享山林清福故舉世聰明才智之士非無一
知半見略知山林趣味而究竟不能身入其中職此之

故也

圃翁曰予於歸田之後誓不著緞不食人葠夫古人至貴猶服三幹之衣緞之為物不可洗不可染而其價六七倍於湖州縐紬與絲紬佳者三四錢一尺比於一疋布之價初時華麗可觀一沾灰油便色改而不可澣洗況予素性疎忽於衣服不能整齊最不受華麗之服歸田後惟著絨褐山繭文布湖紬期於適體養性冬則羔裘夏則蕉葛一切珍裘細縠悉屏棄之不使外物妨吾坐起也老年奔走應事務日服人參一二錢細思吾鄉米價一石不過四錢今日服參價如之或倍之是一人

而兼百餘人餬口之具忍孰甚焉侈孰甚焉夫藥性原以治病不得已而取效于旦夕用是補續血氣乃竟以為日用等常之物可乎哉無論物力不及即及亦不當為予故深以為戒倘得邀恩遂初此二事斷然不渝吾言也

圃翁曰古人美王司徒之德曰門無雜賓此最有味大約門下奔走之客有損無益主人以清正高簡安靜為美於彼何利焉可以啖之以利可以動之以名可以怵之以利害則欣動其主人主人不可動則誘其子弟誘其僮僕外探無稽之言以榮惑其視聽內洩機密之語



藝海珠塵
以誇示其交遊甚且以偽爲真將無作有以徼倖其語
之或驗則從中而取利焉或居要津之位或處權勢之
地尤當遠之益遠也又有挾術技以遊者彼皆藉一藝
以售其身漸與仕宦相親密而遂以乘機造會其本念
決不在專售其技也挾術以遊者往往如此故此輩之
樸訥迂鈍者猶當慎其晉接若狡黠便佞好生事端蹤
跡詭祕者以不識其人不知其姓名爲善勿曰我持正
彼安能惑我我明察彼不能蔽我恐久之自墮其術中
而不能出也

圃翁曰予性不愛觀劇在京師一席之費動踰數十金

徒有應酬之勞而無酬適之趣不若以其費濟困賑急
爲人我利溥也予六旬之期老妻禮佛時忽念誕日例
當設梨園宴親友吾家既不爲此胡不將此費製綿衣
袴百領以施道路饑寒之人乎次日爲余言笑而許之
予意欲歸里時倣陸梭山居家之法以一歲之費分爲
十二股一月用一分每日於食用節省月晦之日則總
一月之所餘別作一封以應貧寒之急能多作好事一
兩件其樂逾于日享大烹之奉多矣但在勉力而行之
圃翁曰移樹之法江南以驚蟄前後半月爲宜大約從
土掘出之根最畏春風故須用土裏密用草包之不宜

見風甚不宜於隔宿所以吳門建業來賣花者行千里
經一月而猶活乃用金汁土密護其根不使露風之故
近地移植反不活者不知此理之故也其新生細白根
係生氣所托尤不當損人但知深根固蒂不知亦不宜
太深種植書謂加舊迹一指若太深則泥水傷樹皮斷
然不茂矣凡樹大約花時移則彼精脈在枝葉易活於
桂尤甚花已有蓓蕾移之多開然此最泄氣故移樹而
花盛開者多不活惟葉茂則其樹必活矣牡丹移在秋
當春宜盡去其花若少愛惜則其氣泄樹即活亦不茂
數年後多白萎樹之作花甚不易氣泄則本傷古人云

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人之於文章功名也亦然不可不
審也

圃翁曰予少年嗜六安茶中年飲武夷而甘後乃知界
茶之妙此三種可以終老其他不必問矣界茶如名士
武夷如高士六安如野士皆可為歲寒之交六安尤養
脾胃最宜但鄙性好多飲茶終日不離甌椀為宜節
約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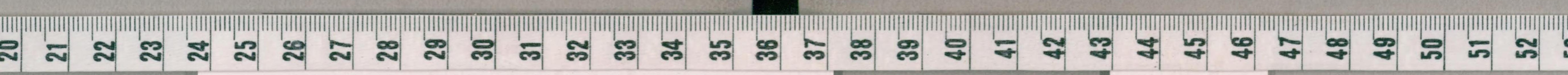
圃翁曰論語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考亭註不知命則
見利必趨見害必避而無以為君子予少奉教於姚端
恪公服膺斯語每遇疑難躊躇之事輒依據此言稍有

把握古人言居易以俟命又言行法以俟命人生禍福榮辱得喪自有一定命數確不可移審此則利可趨而有不必要趨之利害宜避而有不能避之害利害之見既除而爲君子之道始出此爲字甚有力既知利害有一定則落得做好人也權勢之人豈必與之相抗以取害到難於相從處亦要內不失己果謙和以謝之宛轉以避之彼亦未必決能禍我此亦命數宜然又安知委曲從彼之禍不更烈於此也使我爲州縣官決不用官銀媚上官安知用官銀之禍不甚於上官之失權也昔者米脂令蕭君掘李賊之祖墳賊破京師後獲蕭君置軍

中欲甘心焉挾至山西以二十八人守之蕭君夜遁後復爲州守自著虎吻餘生記其事李賊殺人數十萬究不能殺一蕭君生死有命寧不信然耶子官京師日久每見人之數應爲此官而其時本無此一缺有人焉竭力經營幹辦停當而此人無端值之或反爲此人之所不欲且滋詬詈如此者不一而足此亦舉世之人共知之而當局往往迷而不悟其中之求速反遲求得反失彼人爲此人而謀此事因彼事而壞顛倒錯亂不可究詰人能將耳目聞見之事平心體察亦可消許多妄念也圃翁曰人生適意之事有三曰貴曰富曰多子孫然是

三者善處之則爲福不善處之則足爲累至爲累而求所謂福者不可見矣何則高位者責備之地忌嫉之門怨尤之府利害之關憂患之窟勞苦之藪謗訕之的攻擊之場古之智人往往望而却步況有榮則必有辱有得則必有失有進則必有退有親則必有疎若但計邱山之得而不容銖兩之失天下安有此理但已身無大謗過而外來者平淡視之此處貴之道也佛家以貨財爲五家公共之物一曰國家二曰官吏三曰水火四曰盜賊五曰不肖子孫夫人厚積則必經營布置生息防守其勞不可勝言則必有親戚之請求貧窮之怨望僮

僕之奸騙大而盜賊之劫取小而穿窬之鼠竊經商之虧折行路之失脫田禾之災傷攘奪之爭訟子弟之浪費種種之苦貧者不知惟富厚者兼而有之人能知富之爲累則取之當廉而不必厚積以招怨視之當淡而不必深伎以累心思我既有此財貨彼貧窮者不取我而取誰不怨我而怨誰平心息忿庶不爲外物所累儉於居身而裕於待物薄于取利而謹於蓋藏此處富之道也至子孫之累尤多矣小小則有疾病之慮稍長則有功名之慮浮奢不善治家之慮納交匪類之慮一離膝下則有道路寒暑饑渴之慮以至由子而孫展轉無



窮更無底止夫年壽既高子息蕃衍焉能保其無疾病
痛楚之事賢愚不齊升沉各異聚散無恒憂樂自別但
當教之孝友教之謙讓教之立品教之讀書教之擇友
教之養身教之儉用教之作家其成敗利鈍父母不必
勉為熱心聚散若樂父母不必憂念成疾但視已無甚
刻薄後人當無倍出之患已無大偏私後人自無攘奪
之患已無甚貧窶後人自當無蕩盡之患至於天行之
數稟賦之愚有才而不遇無因而致疾延良醫慎調治
延良師謹教訓父母之責盡矣父母之心盡矣此處多
子孫之道也子每見世人處好境而鬱鬱不快動多悔

吝憂戚必皆此三者之故由不明斯理是以心漏見隘
未食其報先受其苦能靜體吾言於擾擾之中存熒熒
之亮豈非熱火坑中一服清涼散苦海波中一架八寶
後哉

剛翁曰予自四十六七以來講求安心之法凡喜怒哀
樂勞苦恐懼之事只以五官四肢應之中間有方寸之
地常時空空洞洞明明惺惺決不令之入所以此地常
覺寬綽潔淨予製為一城將城門緊閉時加防守惟恐
此賊者闖入亦有時賊勢甚銳城門稍疎彼間或闖入
即時覺察使驅之出城外而牢閉城門令此地仍寬綽

潔淨十年來漸覺闕入之時少不甚用力驅逐然城外不免紛擾主人居其中尙無渾忘天真之樂倘得歸田遂初見山時多見人時少空潭碧落或庶幾矣

圃翁曰予之立訓更無多言止有四語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饑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嘗將四語律身訓子亦不用煩言夥說矣雖至寒苦之人但能讀書爲文必使人欽敬不敢忽視其人德性亦必溫和行事決不顛倒不在功名之得失遇合之遲速也守田之說詳於恒產瑣言積德之說六經語孟諸史百家無非闡發此義不須贅說擇交之說予目擊身歷最爲深切此輩毒

藝海珠塵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海鹽 蕭 樹芳 蕙初校

聰訓齋語一

張 英纂

圃翁曰人生必厚重沉靜而後爲載福之器王謝子弟席豐履厚出廬僕役無一不具且爲人所敬禮無有輕忽之者視寒賤之士終年授讀遠離家室唇燥吻枯僅博束脩數金仰事俯育咸取諸此應試則徒步而往風雨泥淖一步三嘆凡此情形皆汝輩所習見仕宦子弟



潔淨十年來漸覺闕入之時少不甚用力驅逐然城外不免紛擾主人居其中尚無渾忘天真之樂倘得歸田遂初見山時多見人時少空潭碧落或庶幾矣

圃翁曰予之立訓更無多言止有四語讀書者不賤守口者不幾貴德者不頌交者不敗嘗將四語律身訓

人如蠅之入口蛇之螫膚斷斷不易決無解掇之說尤四者之綱領也余言無奇正布帛菽粟可衣可食但在體驗親切耳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春大人退食之暇隨所欲言取素賤書之得八十四幅示長男廷瓚裝成二冊敬置座右朝夕覽誦道心自生傳示子孫永為世寶延瓚敬識

席豐履厚仕庸僕役無一不具且為人月有餘金不忽之者視寒賤之士終年授讀遠離家室唇燥吻枯僅博束脩數金仰事俯育咸取諸此應試則徒步而往風雨泥淖一步三嘆凡此情形皆汝輩所習見仕宦子弟



則乘輿驅肥卽僮僕亦無徒行者豈非福耶乃與寒士一體怨天尤人爭較錙銖得失寧非過耶古人云子之齒者去其角與之翼者兩其足天道造物必無兩全汝輩既享席豐履厚之福又思事事周全揆之天道豈不誠難惟有敦厚謙謹慎言守禮不可與寒士同一般感慨歎放言高論怨天尤人庶不爲造物鬼神所呵責况父祖經營多年有田廬別業身則勞於王事不獲安享爲子孫者生而受其福乃又不思安享而妄想妄行寧不大可惜耶思盡人子之責報父祖之恩致鄉里之譽貽後人之澤唯有四事一曰立品二曰讀書三曰養

身四曰儉用世家子弟原是貴重更得精金美玉之品言思可道行思可法不驕盈不詐僞不刻薄不輕佻則人之欽重較三公而更貴予不及見祖父贈光祿公恂所府君每聞鄉人言其厚德邑人仰之如祥麟威鳳方伯公已酉登科邑人榮之贈以聯曰張不張威願秉文文名天下盛有盛德期可藩藩屏王家至今桑梓以爲美談父親贈光祿公拙菴府君子逮事三十年生平無疾言遽色居身節儉待人寬厚爲介弟未嘗以一事一言干謁州縣生平未嘗呈送一人見鄉里煦煦以和所行隱德甚多從不向人索逋欠以故三世皆祀於鄉賢

請主入廟之日里人莫不欣喜道盛德之報是亦何負
於人哉予行年六十有一生平未嘗送一人於捕廳令
其呵遣之更勿言咎責願吾子孫終守此戒勿犯也不
足則斷不可借債有餘則斷不可放債。權子母起家惟
至寒之士稍可若富貴人家爲之。斂怨養姦得罪招尤
莫此爲甚。鄉里間荷擔負販及傭工小人切不可取其
便宜此種人所爭不過數文我輩視之甚輕而彼之含
怨甚重每有愚人見省得一文以爲得計而不知此種
人心忿口碑所損實大也待下我一等之人言語辭氣
最爲要緊此事甚不費錢然彼人受之同於實惠只在

精神照料得來不可憚煩易所謂勞謙是也予深知此
理然苦於性情疎懶憚於趨承故我惟思退處山澤不
見要人庶少斯過終日凜凜耳讀書固所以取科名繼
家聲然亦使人敬重。今見貧賤之士果胸中淹博筆下
氤氳自然進退安雅言談有味即使迂腐不通方亦可
以教學授徒爲人師表至舉業乃朝廷取士之具三年
開場大比專視此爲優劣人若舉業高華秀美則人不
敢輕視每見仕宦顯赫之家其老者或退或故而其家
索然者其後無讀書之人也其家鬱然者其後有讀書
之人也。山有猛獸則藜藿爲之不採家有子弟則強暴

爲之改容。豈止擬青紫榮宗祏而已哉。予嘗有言曰。讀書者不賤。不專爲場屋進退而言也。父母之愛子。第一望其康寧。第二冀其成名。第三願其保家。語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子以此答武伯之問。孝至哉。斯言安其身。以安父母之心。孝莫大焉。養身之道。一在謹嗜慾。一在慎飲食。一在慎忿怒。一在慎寒暑。一在慎思索。一在慎煩勞。有一於此。足以致病。以貽父母之憂。安得不時時謹凜也。吾貽子孫。不過瘠田數處耳。且甚荒蕪。不治水旱。多慮歲入之數。僅足以免饑寒。畜妻子而已。一件兒戲事。做不得一件。高興事。做不得生。平最喜陸梭山過

日治家之法。以爲先得我心。誠做而行之。庶幾無鬻產蕩家之患。予有言曰。守田者不饑。此二語足以長世。不在多言。凡人少年德性不定。每見人厭之。曰。慳笑之曰。嗇。謂之曰。儉。輒面發熱。不知此最是美名。人肯以此謂之。亦最是美事。不必避諱。人生豪俠周密之名。至不易副。事事應之一事。不應遂生嫌怨。人人周之一人。不周優存形迹。若不素儉嗇。見諒於人。省無窮物力。少無窮嫌怨。不亦至便乎。四者立身行己之道。已有崖岸。而其關鍵切要。則又在於擇友。人生二十內外。漸遠於師保之嚴。未躋於成人之列。此時知識大開。性情未定。父師

藝海珠塵
之訓不能入。卽妻子之言亦不聽。惟朋友之言甘如醴。而芳若蘭。脫有一淫朋匪友。闖入其側。朝夕浸灌。鮮有不爲其所移者。從前四事。遂蕩然而莫可收拾矣。此予幼年時知之最切。今親戚中倘有此等之人。則蹤跡常令疏遠。不必親密。若朋友則直以不識其顏面。不知其姓名爲善。比之毒草啞泉。更當遠避。芸圃有詩云。於今道上。柳榆鬼。原是尊前。嫵媚人。蓋痛乎其言之矣。擇友何以知其賢否。亦卽前四件能行者爲良友。不能行者爲非良友。予暑中退休。稍有暇晷。遂舉胸中所欲言者。筆之於此。語雖無文。然三十餘年。涉歷仕塗。多逢險阻。

人情物理知之頗熟。言之較親。後人勿以予言爲迂而遠於事情也。

楷書如坐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奔。人之形貌雖不同。然未有傾斜跛側爲佳者。故作楷書以端莊嚴。肅爲尙。然須去矜束拘迫之態。而有雍容和愉之象。斯晉書之所獨擅也。分行布白。取乎勻淨。然亦以自然爲妙。樂毅論如端人雅士。黃庭經如碧落仙人。東方朔像贊如古賢。前哲曹娥碑有孝女婉順之容。洛神賦有淑姿纖麗之態。蓋各象其文。以爲體。要有骨有肉。一行之間。自相顧盼。如樹木之枝葉扶疎。而彼此相讓。如流水之淪漪。

藝海珠塵
雜見而先後相承未有偏斜傾側各不相顧絕無神彩
步伍連絡聯帶而可稱佳書者細玩蘭亭委蛇生動千
古如新董文敏書大小疎密於尋行數墨之際最有趣
致學者當於此參之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
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啟人
友于之愛然予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
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
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
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貽背鶴髮其相與

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
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乘成先
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
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於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
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
之事也

論語文字如化工肖物簡古渾淪而盡事情平易涵蘊
而不費辭于尚書毛詩之外別爲一種大學中庸之文
極闡精微而包羅萬有孟子則雄奇跌宕變幻洋溢
秦漢以來無有能此四種文字者特以儒生習讀而不

察遂不知其章法字法之妙也當細心翫味之
古人讀文選而悟養生之理得力於兩句曰石蘊玉而
山輝水懷珠而川媚此真是至言嘗見蘭蕙芍藥之蒂
間必有露珠一點爲蟻蟲所食則花萎矣又見筍初出
當曉則必露珠數顆在其末日出則露復斂而歸根夕
則復上田間有詩云夕看露顆上梢行是也若侵曉入
園筍上無露珠則不成竹遂取而食之稻上亦有露夕
現而朝斂人之元氣全在于此故文選二語不可不時
時體察得訣固不在多也
世人只因不知命不安命生出許多勞擾聖賢明明說

與曰君子居易以俟命又曰君子行法以俟命又曰修
身以俟之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因知之真而後俟之安
也予歷世故頗多認此一字頗確曾與韓慕廬宿齋天
壇深夜劇談慕廬談當年鄉會考時鄉試則有得售之
想場中頗著意至會試殿試則全無心而得會狀會試
場大風吹卷欲飛號中人皆取石堅押韓獨無意祝曰
若獨中則自不吹去亦竟無恙故其會試殿試文皆遊
行自在無斧鑿痕予謂慕廬足下兩掇巍科當是何如
勇猛以此言告人人決不信余獨信之
人生以擇友爲第一事自就塾以後有室有家漸遠父

藝海珠塵
母之教初離師保之嚴此時乍得友朋投契締交其言
甘如蘭芷甚至父母兄弟妻子之言皆不聽受惟朋友
之言是信一有匪人廁於間德性未定識見未純斷未
有不爲其所移者余見此屢矣至仕宦之子弟尤甚一
入其彀中迷而不悟晚有尊長誠諭反生嫌隙益滋乖
張故余家訓有云保家莫如擇友蓋痛心疾首其言之
也汝輩但於至戚中觀其德性謹厚好讀書者交友兩
三人足矣况內有兄弟互相師友亦不至岑寂且勢利
言之汝則飽溫來交者豈能皆有文章道德之切劇平
居則有酒食之費應酬之擾一遇婚喪有無則有資給

稱貸之事甚至有爭訟外侮則又有關說救援之事平
昔既與之契密臨事却之必生怨毒反唇故余以爲宜
慎之於始也况且嬉遊徵逐耗精神而荒正業廣言談
而滋是非種種弊端不可紀極故特爲痛切發揮之昔
人有戒飯不嚼便噉路不看便走話不想便說事不思
便做洵爲格言予益之曰友不擇便交氣不忍便動財
不審便取衣不慎便脫

學字當專一擇古人佳帖或時人墨蹟與已筆路相近
者專心學之若朝更夕改見異而遷鮮有得成者楷書
如端坐須莊嚴寬裕而神彩自然掩映若體格不勻淨

而遠講流動失其本矣。汝小字可學樂毅論前見所寫樂志論大有進步。今當一心臨倣之。每日明窗淨几。筆精墨良。以白奏本紙臨四五。百字亦不須太多。但工夫不可間斷。紙畫烏絲格。古人最重分行布白。故以整齊勻淨爲要。學字忌飛動草率。大小不勻。而妄言奇古磊落。終無進步矣。行書亦宜專心一家。趙松雪。珮玉。垂紳。丰神清貴。而其原本則出於聖教序。蘭亭。猶見晉人風度。不可訾議之也。汝作聯字亦頗有豐秀之致。今專學松雪。亦可望其有進。但不可任意變遷耳。時文以多作爲主。則工拙自知。才思自出。蹊逕自熟。氣

體自純。讀文不必多。擇其精純條暢。有氣局詞華者。多則百篇。少則六十篇。神明與之。渾化始爲有益。若貪多務博。過眼輒忘。及至作時。則彼此不相涉。落筆仍是故吾。所以思常窒而不靈。詞常窘而不裕。意常枯而不潤。記誦勞神。中無所得。則不熟不化之病也。學者犯此弊最多。故能得力于簡。則極是要訣。古人言簡練以爲揣摩。是最立言之妙。勿忽而不察也。

治家之道。謹肅爲要。易經家人卦義理極完備。其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近於煩瑣。然雖厲而終吉。嘻嘻。流於縱軼。則始寬而終吝。余欲于居室自



書一額曰惟謙乃雍常以自警亦願吾子孫共守也
人之居家立身最不可好奇一部中庸本是極平澹却
是極神奇人能於倫常無缺起居動作治家節用待人
接物事事合于矩度無有乖張便是聖賢路上人豈不
是至奇若舉動怪異言語詭激明明坦易道理却自尊
奇覓怪守偏文過以爲不墜恒境是窮奇樸杌之流烏
足以表異哉布帛菽粟千古至味朝夕不能離何獨至
于立身制行而反之也
與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須有益于人便是善人余偶以
忌辰著朝服出門巷口見一人遙呼曰今日是忌辰余

急易之雖不識其人而心感之如此等事在彼無絲毫
之損而于人爲有益每謂同一禽鳥也聞鸞鳳之名則
喜聞鶴鶴之聲則惡以鸞鳳能爲人福而鶴鶴能爲人
禍也同一草木也毒草則遠避之參苓則其寶之以毒
草能傷人而參苓能益人也人能處心積慮一言一動
皆思益人而痛戒損人則人望之若鸞鳳寶之如參苓
必爲天地之所佑鬼神之所服而享有多福矣此理之
最易見者也

凡讀書二十歲以前所讀之書與二十歲以後所讀之
書迥異幼年知識未開天真純固所讀者雖久不溫習

偶爾提起尙可敷衍成誦若壯年所讀經月則忘必不能持久故六經秦漢之文詞語古奧必須幼年讀長壯後雖倍徒其功終屬影響自八歲至二十歲中間歲月無多安可荒棄或讀不急之書此時時文固不可不讀亦須擇典雅醇正理純粹裕可歷二三十年無弊者讀之若朝華夕落淺陋無識詭僻失體取悅一時者安可以珠玉難換之歲月而讀此無益之文何如誦得左國一兩篇及東西漢典實華腴之文數篇爲終身受用之寶乎且更可異者幼齡入學之時其父師必令其讀詩書易左傳禮記兩漢八家文及十八九作制義應科舉

時優束之高閣全不溫習此何異衣中之珠不知採取而向塗人乞漿乎且幼年之所以讀經書本爲壯年擴充才智驅駕古人使不寒儉如畜錢待用者然乃不知尋味其義蘊而弁髦棄之豈不大相刺繆乎我願汝曹將平昔已讀經書視之如拱壁一月之內必加溫習古人之書安可盡讀但我所已讀者決不可輕棄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毋貪多毋貪名但讀得一篇必求可以背誦然後思通其義蘊而運用之於手腕之下如此則才氣自然發越若曾讀此書而全不能舉其詞謂之畫餅充饑能舉其詞而不能運用謂之食物不化二者其去

枵腹無異汝輩于此極宜猛省

凡物之殊異者必有光華發越於外况文章為榮世之業士子進身之具乎非有光彩安能動人闈中之文得以數言槩之曰理明詞暢氣足機圓要當知棘闈之文與窗稿房行書不同之處且南闈之文又與他省不同處此則可以意會難以言傳唯平心下氣細看南闈墨卷將自得之即最低下墨卷彼亦自有得手亦不可忽此事最渺茫古稱射虱者視虱如車輪然後一發而貫今能分別氣味截然不同當庶幾矣汝曹兄弟叔姪自來歲正月為始每三六九日一會作文一篇一月可得

九篇不疎不數但不可間斷不可草草塞責一題入手先講求書理極透澈然後布格遣詞須語語有著落勿作影響語勿作艱澁語勿作累贅語勿作雷同語凡文中鮮亮出色之句謂之調調有高卑疎密相間繁簡得宜處謂之格此等處最宜理會深惱人讀時文累于累百而不知理會於身心毫無裨益夫能理會則數十篇百篇已足焉用如此之多不能理會則讀數千篇與不讀一字等徒使精神曠亂臨文捉筆依舊茫然不過胸中舊套應副安有名理精論佳詞妙句奔瀝于筆端乎所謂理會者讀一篇則先看其一篇之格再味其一股



藝海珠塵
之格出落之次第講題之發揮前後豎義之淺深詞調
之華美誦之極其熟味之極其精有與此等相類之題
有不相類之題如何推廣擴充如此讀一篇有一篇之
益又何必多又何能多乎每見汝曹讀時文成帙問之
不能舉其詞叩之不能言其義粗者不能況其精者乎
自誑乎誰人乎此絕不可解者汝曹試靜思之亦不可
解也以後當力除此等之習讀文必期有用不然寧可
不讀古人有言讀生文不如翫熟文必以我之精神包
乎此一篇之外以我之心思入乎此一篇之中噫嘻此
豈易言哉汝曹能如此用功則筆下自然充裕無補緝

寒澁支離冗泛草率之態汝每月寄所作九首來
看兩會則汝曹之用心不用心務外不務外瞭然
文決不可使人代寫此最是大家子弟陋習寫文
緻不可錯落塗抹所關於色澤不小也汝曹不能面奉
教言每日展此一次當有心會幼年當專攻舉業以爲
立身根本詩且不必作或可偶一爲之至詩餘則斷不
可作余生平未嘗爲此亦不多看蘇辛尚有豪氣餘則
靡靡何可近

余久歷世塗日在紛擾榮辱勞苦憂患之中靜念解脫
之法成此八章自謂于人情物理消息盈虛略得其大

意醉醒臥起作息往來不過如此而已顧以年增衰老
無田自適二十餘年來小齋僅可容膝寒則溫室擁雜
花暑則垂簾對高槐所自適于天壤間者止此耳求所
謂煙霞林壑之趣則僅託於夢想形諸篇詠皆非實境
也辛巳春分前一日積雪初融霽色迴暎爲三郎廷璐
書此遠寄江鄉亦可知翁鍼砭氣質之偏流覽造物之
理有此一知半見當不至于汨沒本來耳古稱仕宦之
家如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旨哉斯言可爲深鑒世家子
弟其修行立名之難較寒士百倍何以故人之當面待
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古道小有失檢誰肯面斥其非

微有驕盈誰肯深規其過。勿而驕慣爲親戚之所優容。
長而習成爲朋友之所諒恕。至於利交而諂相誘以爲
非。勢交而諛相倚而作慝者。又無論矣。人之背後稱之
者。萬不能如寒士之直道。或偶譽其才品而慮人笑其
逢迎。或心賞其文章而疑人鄙其勢利。甚且吹毛索癩。
指摘其過失。而以爲名高。批枝傷根。訕笑其前人。而以
爲痛快。至於求利不得。而嫌隙易生。于有無。依勢不能
而怨毒相形於榮悴者。又無論矣。故富貴子弟。人之當
面待之也。恒怨。而背後責之也。恒深。如此則何由知其
過失。而顯其名譽乎。故世家子弟。其謹飭如寒士。其儉

素如寒士其謙冲小心如寒士其讀書勤苦如寒士其
樂聞規勸如寒士如此則自視亦已足矣而不知人之
稱之者尚不能如寒士必也謹飭倍于寒士儉素倍于
寒士謙冲小心倍于寒士讀書勤苦倍于寒士樂聞規
勸倍于寒士然後人之視之也僅得與寒士等今人稍
稍能謹飭儉素謙下勤苦人不見稱則曰世道不古世
家子弟難做此未深明于人情物理之故者也我願汝
曹常以席豐履盛爲可危可慮難處難全之地勿以爲
可喜可幸易安易逸之地人有非之責之者馬ノ二下リ
禮者則平心和氣思所處之時執彼之施於

如此原非過當卽我所行十分全是無一毫非理彼尙
在可恕况我豈能全是乎古人有言終身讓路不失尺
寸老氏以讓爲寶左氏曰讓德之本也處里間之間信
世俗之言不過曰漸不可長不過曰後將更甚是大不
然人孰無天理良心是非公道揆之天道有滿損虛益
之義揆之鬼神有虧盈福謙之理自古祇聞忍與讓足
以消無窮之災悔未聞忍與讓翻以釀後來之禍患也
欲行忍讓之道先須從小事做起余曾署刑部事五十
日見天下大訟大獄多從極小事起君子敬小慎微凡
事只從小處了余行年五十餘生平未嘗多受小人之

藝海珠塵
三
侮只有一善策能轉灣。早耳每思天下事。受得小氣則
不至于受大氣。吃得小虧則不至于吃大虧。此生平得
力之處。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子曰放子利而行多怨。
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爭也。我一人據之。則怨萃于我
矣。我失便宜。則衆怨消矣。故終身失便宜。乃終身得便
宜也。汝曹席前人之資。不憂饑寒。居有室廬。使有臧獲。
養有田疇。讀書有精舍。良不易得。其有遊蕩非僻。結交
淫朋匪友。以致傾家敗業。路人指爲笑談。親戚爲之浩
嘆者。汝曹見之。聞之不待余言也。其有立身醇謹。老成
儉樸。擇人而友。閉戶讀書。名曰美而業日成。鄉里指爲

令器。父兄期其遠大者。汝曹見之。聞之不待余言也。
者。何去何從。何得何失。何芳如芝蘭。何臭如腐草。何祥
如麟鳳。何妖如鴆鷄。又豈俟予言哉。汝輩今皆年富力
強。飽食溫衣。血氣未定。豈能無所嗜好。古人云。凡人欲
飲酒博奕。一切嬉戲之事。必皆覓伴。召爲之。獨讀快意
書。對山水。可以獨自怡悅。凡聲色貨利。一切嗜欲之事。好
之有樂。則必有苦。惟讀書與對山水。止有樂而無苦。今
架有藏書。離城數里有佳山水。汝曹與其狎無益之友。
聽無益之談。赴無益之應酬。曷若珍重難得之歲月。縱
讀難得之詩書。快對難得之山水乎。我視汝曹所作詩

文皆有才情有思致有性情非夢夢全無所得于中者故以此諄諄告之欲令汝曹安分省事則心神寧謐而無紛擾之害寡交擇友則應酬簡而精神有餘不聞非僻之言不致陷於不義一味謙和謹飭則人情服而名譽日起制義者秀才立身之本根本固則人不敢輕自宜專力攻之餘力及詩字亦可怡情良時佳辰與兄弟姊夫輩一料理山莊撫問松竹以成余志是皆于汝曹有益無損有樂無苦之事其尚聰聰之義

藝海珠塵

子部儒家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奉賢 宋 玉藻 原菽校

恒產瑣言

張 英纂 仕履已見

三代而上田以井授民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尺寸之地皆國家所有民間不得而私之至秦以後廢井田開阡陌百姓始得私相買賣然則三代以上雖至貴鉅富求數百畝之田貽子及孫不可得也後世既得而買之矣以乾坤之大塊國家之版圖聽人畫界分疆立書契評



價直而鬻之縣官雖有易姓改氏而田主自若董江都諸人亦憤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富者田連阡陌欲行限民名田之法立為節制而不果行其乃祖乃父以一朝之力而竟奄有之使後人食土之毛善守而不輕棄則子孫百世苟不至經變亂亦斷不能為他人之所有嗚呼深念及此其可不思所以保之哉

人家子弟從小便讀孟子每習焉而不察夫孟子以王佐之才說齊宣梁惠議論濶大志趣高遠然言病雖多端用藥止一味曰有恒產者有恒心而已曰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而已曰富歲子弟多賴而已重見墨出一部

孟子實落處不過此數條而終之曰諸侯之寶三土地又嘗讀蘇長公集其天才橫軼古今無儔匹宜若不屑屑生計者遊金山之詩曰有田不去如江水遊焦山之詩曰無田不去寧非貪其題王晉卿煙江疊嶂圖詩亦曰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一頃田可知此老胸中時時有此一段經畫生平欲買陽羨之田至老而其願不償今人動言才子名士偉丈夫不事家人生產究至謀生無策犯孟子之戒而不悔豈不深可痛惜哉天下之物有新則必有故屋久而頽衣久而敝臧獲牛馬服役久而老且死當其始重價以購越十年而其物

卷之五

恒產論

十一



非故矣再越十年而化爲烏有矣獨田之爲物雖百年
千年而常新卽或農力不勤土敝產薄一經糞溉則新
矣卽或荒蕪草宅一經墾闢則新矣多與陂池則枯者
可以使之潤勤疇茶蓼則瘠者可以使之肥亘古及今
無有朽蠹頽壞之慮逃亡耗缺之憂嗚呼是洵可寶也
哉

吾友陸子名遇霖字洵若浙江人今爲歸德別駕其人
通曉事務以經濟自許在京師日常與之過從一日從
容談及謀生畢竟以何者爲勝陸子思之良久曰予閱
世故多矣典質貿易權子母斷無久而不弊之理始雖

乍獲厚利終必化爲子虛惟田產房屋二者可持以久
遠以二者較之房舍又不如田產何以言之房產乃向
人索租錢每至歲暮必有幹僕盛衣帽著靴誼譁叫號
以取之不償則愬于官長每至爭訟雀角甚有以奮鬪
窘逼而別生禍殃者稍懦焉則又不可得矣至田租則
不然子孫雖爲齊民極單寒懦弱其僕不過青鞵布襪
手持雨傘詣佃人之門而人不敢藐視之秋穀登場必
先完田主之租而後分給私債取其所本有而非索其
所無與者受者皆可不勞且力田皆愿民與市廛商賈
之狡健者不同以此思之房產殆不如也予至今有味

乎陸子之言

嘗讀雅頌之詩而歎古人之于先疇如此其重之楚茨
大田之詩皆公卿有田祿者周有世卿其祖若父之采
地傳諸後人故曰曾孫今觀其言曰我疆我理曰我田
既臧曰我黍稷我倉我庾農夫愛其曾孫則曰曾孫
不怒曾孫愛其農夫則曰農夫之慶以至饗饁者之食
而嘗其旨否剝疆場之瓜而獻之皇祖何其民風淳樸
上下相親如此不止家給人足無分外之謀而且流風
餘韻有爲善之樂後人有祖父遺產正可循隴觀稼策
蹇課耕雅頌之景如在目前而乃視爲鄙事不一留意

抑獨何哉

今人家子弟鮮衣怒馬恒舞酣歌一裘之費動至數十
金一席之費動至數金不思吾鄉十餘年來穀賤竭十
餘石穀不足供一筵竭百餘石穀不足供一衣安知農
家作苦終年霑體塗足豈易得此百石況且水旱不時
一年收穫不能保諸來年聞陝西歲饑一石價至六七
兩今以如玉如珠之物而賤價糶之以供一裘一席之
費豈不深可懼哉古人有言惟土物愛厥心臧故子弟
不可不令其目擊田家之苦開倉糶穀時當令其持籌
以壯夫之力不過擔一石四五壯夫之所擔僅得價一

兩隨手花費了不見其形跡而已倉庾空竭矣使稍有知覺當不忍于浪擲奈何深居簡出但知飽食暖衣絕不念物力之可惜而泥沙委之哉

天下貨才所積則時時有水火盜賊之憂至珍異之物尤易招尤速禍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積則不能高枕而臥獨有田產不憂水火不憂盜賊雖有強暴之人不能竟奪尺寸雖有萬鈞之力亦不能負之以趨于萬頃可以值萬金之產不勞一人守護卽有兵燹離亂背井去鄉事定歸來室廬畜聚一無可問獨此一塊土張姓者仍屬張李姓者仍屬李芟夷墾闢仍爲殷實之家嗚呼舉

天下之物不足較其堅固其可不思所以保之哉

予與四方之人從容間談則必詢其地土物產之所出以及田里之事大約田產出息最微較之商賈不及三四天下惟山右新安人善于貿易彼性至慳嗇能堅守他處人斷斷不能然亦多覆蹶之事若田產之息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歲計不足世計有餘嘗見人家子弟厭田產之生息微而緩羨貿易之生息速而饒至鬻產以從事斷未有不全軍盡沒者余身試如此見人家如此千百不爽一無論愚弱者不能行卽聰明強幹者亦行之而必敗人家子弟萬萬不可錯此著也

藝海珠塵 三
人思取財于人。不若取財于天地。余見放債收息。以及
典質人之田產者。三年五年得其息。如其所出之數。其
人則嘵嘵有詞矣。不然則怨于心。德于色。浸假而並沒
其本。間有酷貧之士。得數十金。可暫行于一時。稍裕則
不能矣。惟地德則不然。薄植之而薄收。厚培之而厚報。
或四季而三收。或一歲而再種。中田以種稻。麥。旁畦餘
隴以植麻。菽。衣。棉之類。有尺寸之壤。則必有錙銖之入。
故曰地不愛寶。此言最有味。始而養其祖父。既而養其
子孫。無德色。無倦容。無竭歡。盡忠之怨。有日新月。盛之
美受之者。無愧作享之者。無他虞。雖多方以取。而無罔

利之咎。上可以告天地。幽可以對鬼神。不勞心計。不受
人忌疾。嗚呼。更有物焉。能與之比。長絜短者哉。

余既言田產之不可鬻。而世之鬻產者。比比而然。聰明
者亦多爲之。其根源則必在乎債負。債負之來。由于用
度不經。不知量入爲出。至舉息既多。計無所出。不得不
鬻累世之產。故不經者。債負之由也。債負者。鬻產之由
也。鬻產者。饑寒之由也。欲除鬻產之根。則斷自經費。始
居家簡要。可久之道。則有陸梭山量入爲出之法。在其
法合計一歲之所入。除宗給公家。而外分爲三分。留一
分爲歉年不收之用。其二分分爲十二分。一月用一分。

若歲常豐收則是古人耕三餘一之法。值一歲歉則以一歲所留補給。連歲歉則以積年所留補給。如此始無舉債之事。若一歲所入止給一歲之用。一遇水旱則產不可保矣。此最目前可見之理。而人不之察。陸梭山之法最詳。卽百金之產亦行此法。使必富饒而後可行。則大誤矣。且其法于十二分又分三十小分。余恐其大煩。故止作十二分。要知古人之意全在小處節儉。大處之不足。由于小處之不謹。月計之不足。由於每日之用過多也。若能從梭山每月三十分之更爲穩實。一月之中飲食應酬宴會稍可節者。節之。以此一月之所餘另置

一封以周貧乏親戚些小之急。更覺心安。意適。此專言費用不經舉債而鬻產之由。此外則有賭博狹邪侈靡。其爲敗壞者無論矣。更有因婚嫁而鬻業者。絕爲可哂。夫有男女則必有婚嫁。只當以豐年之所積量力治裝。奈何鬻累世仰事俯育之具。以圖一時之華美。豈既婚嫁後遂可不食而飽。不衣而溫乎。嗚呼亦愚之甚矣。吾旣言產之斷不可鬻。雖然鬻產之家豈得已哉。其平時費用不經以致舉債而鬻產。吾旣詳言之矣。處承平之日。行量入爲出之法。自不致狼狽困而爲累身之物。且將追怨祖父留此累物以貽子孫。子見此亦不少矣。

藝海珠塵
然則如之何而可哉欲無鬻產當思保產欲保產當使
盡地利盡地利之道有二一在擇莊佃一在與水利諺
云良田不如良佃此最確論主人雖有氣力心計佃惰
且劣則田日壞譬如父母雖愛嬰兒却付之悍婢之手
豈能知其疾苦乎良佃之益有三一在耕種及時一在
培壅有力一在蓄洩有方古人言農最重時早犁一月
有一月之益故冬最良春次之早種一日有一日之益
故晚禾必在秋前一日至培壅則古人所云百畝之糞
又云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詩云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用
力如此一畝可得兩畝之入地不加廣畝不加增佃有

餘而主人亦利矣蓄水用水最有緩急先後當揀則揀
當待則待當棄則棄惟有良農老農知之劣農之病有
三一在耕稼失時一在培壅無力一在蓄洩無方若遇
豐稔之年雨澤應時而降惰農劣農亦鹵莽收穫隱藏
其害而不覺一遇旱乾則彼之優劣立見矣凶年主人
得一石可值兩石而受此劣佃之害悔何及哉人家僮
僕管莊務每喜劣佃而不喜良佃良佃則家必殷實有
體面而不肯諂媚人且性必梗直樸野飲食必節儉又
不聽僮僕之指使劣佃則必惰而且窮諂媚僮僕聽其
指使以任其鬻養種種情狀不同此所以性喜劣佃而

不喜良佃至主人之田疇美惡彼皆不顧且又甚樂于
水旱則租不能足額而可以任其高下此積弊陋習安
可不知且良佃所居則屋宇整齊場圃茂盛樹木蔥鬱
此皆主人僮僕力之所不能及而良佃自爲之劣佃則
件件反是此擇莊佃爲第一要務也不在田中以水爲
命諺云肥田不敵瘦水雖有膏腴若水澤不足則亦等
石田矣江南有塘有堰古人開一畝之田則必有一畝
之水以濟之後人狃于多雨之年塘堰都不修治堰則
破壞不畜水塘則淺且漏不容水每歲方春時必有洪
雨數次任其橫流而不收入夏亢旱束手無策仰天長

歎而已人家僮僕管理莊事以興塘幾石修屋幾石爲
開帳時淨圖合尖之具而已何嘗有寸土一鋪及于塘
堰乎夫塘宜深且堅固余曾過江寧南鄉其田最號沃
壤其塘甚小不及半畝詢之土人知其深且陡有及二
丈者故可以溉數十畝之田而不匱吾鄉塘最多且大
有數畝者有十數畝者然淺且漏大雨後亦不滿稍旱
則露底田待此爲命其何益之有哉向後興塘築堰必
躬自閱視若有雨之年塘猶不滿其滲漏可知急加培
築大抵劣農之性情而見識淺陋每徼倖于歲之多雨
而不爲預備僮僕旣以此開入花帳又不便向主人再

說一遇亢旱田禾立槁日積月累田瘠莊微租入日少勢必驚變此與水利爲第一要務也若不知務此而止云保守前業勢豈能由已哉

予置田千餘畝皆苦瘠非予好瘠田也不能多辦價值故寧就瘠田其膏腴沃壤則大有力者爲之余不能也然細思膏腴之價數倍于瘠田遇水旱之時膏腴亦未嘗不減若豐稔之年瘠土亦收而租倍于膏腴矣膏腴之所以勝者驚時可以得善價平時度日同此稻穀一石耳無大差別且腴田不善經理不數年變而爲中田又數年變而爲下田矣瘠田若善經理則下田可使之

爲中田中田可使之爲上田雖不能大變能高一等故但視後人之能保與不能保不在田之瘠與不瘠況名莊勝業易爲勢力家所垂涎子弟驚田必先驚善者子家祖居田甚瘠在當時興作盡善故稱沃壤四世祖東川公卒時囑後人葬于宅之左曰恐爲勢家所奪由此觀之當時何嘗非善地今始成瘠壤耳惟視人之經理不經理也嘗見荒瘠之地見一二土著老農之家則田疇開闢陂池修治禾稼茂鬱廬舍完好竹木周布居然一佳產其仕宦家之田則荒敗不可觀汝儕試留心察之

人家子弟每年春秋當自往莊細看平時無事亦可策
蹇一往然徒往無益也第一當知田界田界不易識也
令老農指視一次不能記而再三大約五六次便熟有
疑處便問之勿以曾經問過嫌于再問恐被人譏笑則
終身不知矣第二當察農夫用力之勤惰耕種之早晚
蓄積之厚薄人畜之多寡用度之奢儉善治田以爲優
劣第三當細看塘堰之堅窳淺深以爲興作第四察山
林樹木之耗長第五訪稻穀時值之高下期于真知確
見若聽僮僕之言深入茅檐一坐一飯一宿目不見田疇
足不履阡陌僮僕糾諸佃人環繞諠譁或借種稻或借

食租或稱塘漏或稱屋傾以此恫喝主人主人
窘去之惟恐不速問其疆界則不知問其孰勤孰惰則
不知問其林木則不知問其價值則不知及入城遇朋
友則彼揖之曰履畝歸矣此笑之曰循行阡陌回矣主
人方自謂吾從村莊來勞苦勞苦嗚呼何益之有哉此
予少年所身歷者至今悔之大約人家子弟最不當以
經理田產爲俗事鄙事而述此名亦不當以爲故事而
襲此名細思此等事較之持鉢求人奔走囁嚅孰得孰
失孰貴孰賤哉

人家富貴兩字暫時之榮寵耳所恃以長子孫者畢竟

是耕讀兩字子弟有三千金之產方能城居何則二
三千金之產豐年有百餘金之入自薪炭蔬菜雞豚魚
蝦醯醢之屬親戚人情應酬宴會之事種種皆取辦于
錢豐年則穀賤歉年穀亦昂僅可支吾或能不致狼
狽若干金以下之業則斷不宜城居矣何則居鄉則可
以課耕數畝其租倍入可以供八口雞豚畜之於柵蔬
菜畜之於圃魚蝦畜之于澤薪炭取之於山可以經旬
屢月不用數錢且鄉居則親戚應酬寡即偶有客至亦
不過具雞黍女子力作可以治紡績衣布衣策蹇驢不
必鮮華凡此皆城居之所不能且耕且讀延師訓子亦

甚簡靜囊無餘蓄何致爲盜賊所窺吾家湖上翁甚得
此趣其所貽不厚其所度日皆較之城中數千金之產
者更爲豐腴且山水間優游俯仰復有自得之樂而無
窘迫之憂人若不深察耳果其讀書有成策名仕宦可
以城居則再入城居一二世而後宜於鄉居則再往鄉
居鄉城耕讀相爲循環可久可大豈非吉祥善事哉况
且世家之產在城不過取其額租其山林湖泊之利所
遺甚多此亦勢不能兼若貧而鄉居尙有遺利可收不
止田租而已此又不可不知也

子仕宦人也止宜知仕宦之事安能知農田之事但余

CL.
NO. 35652

藝海珠塵
與四方英俊交且久閱歷世故多五十年來見人家子弟成敗者不少鬻田而窮保田而裕千人一轍此子所以諄諄苦口為汝輩陳說先大夫戊子年析產予得三百五十餘畝後甲辰年再析予一百五十餘畝予戊戌年初析爨始管莊事是時吾里田產甚當極賤之時人問曰汝父析產有銀乎予對曰但有田耳問者索然予時亦曰田非不佳但苦急切難售耳及丁未後予以公車有稱貸遂賣甲辰年所析百五十畝予四十以前全不知田之可貴故輕棄如此後以予在仕宦又不便向人贖取至今始悟析產正妙在無銀若初年寬裕性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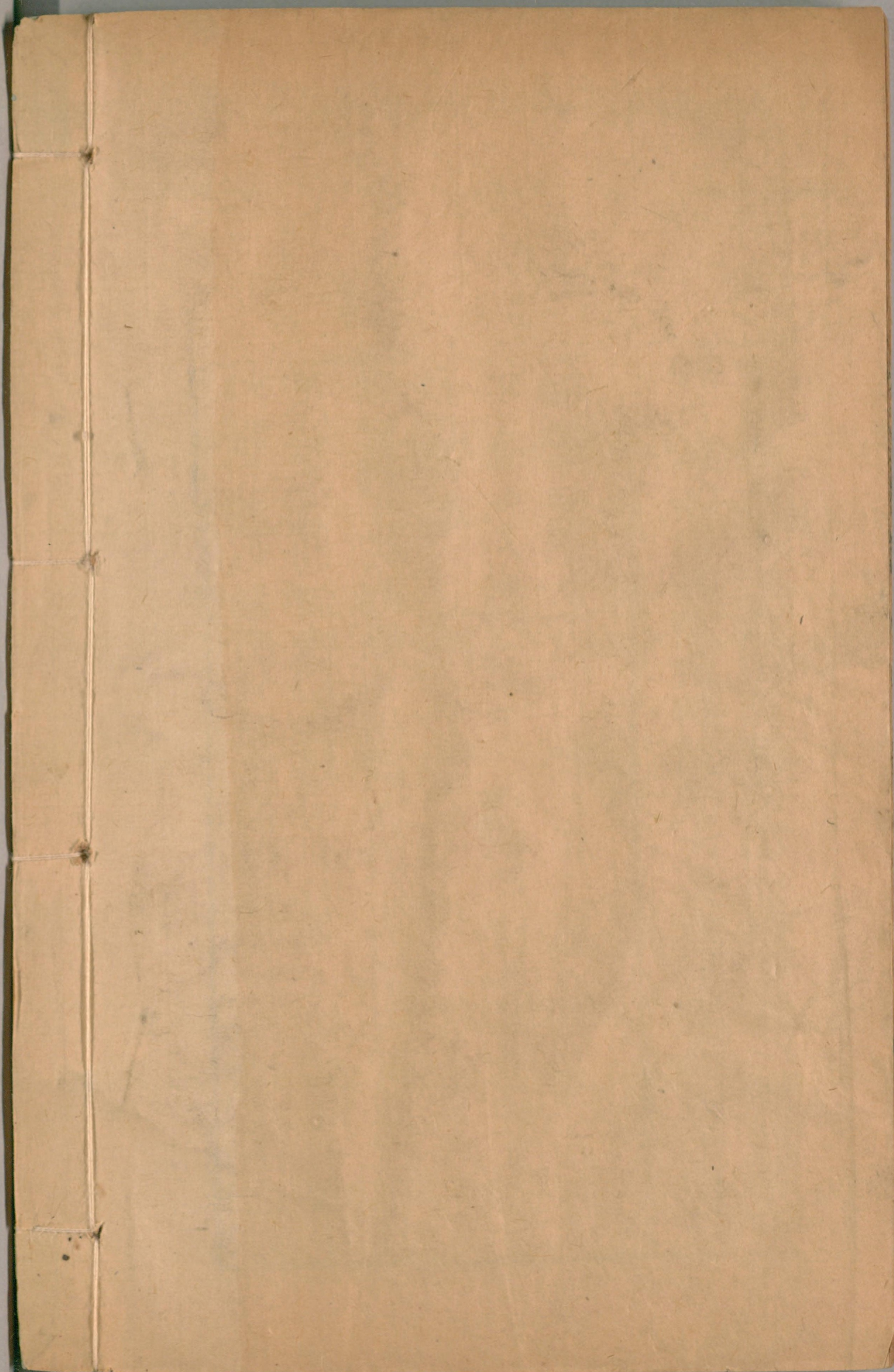
習慣一二年後所分既盡俛俛然失其所恃矣田之妙正妙在急切難售若容易售則脫手甚輕矣此予晚年之見與少年時絕不相同者也是皆予三折肱之言其思之母忽



與四方英俊交且久閱歷世故多五十年來見人家子弟成敗者不少鬻田而窮保田而裕千人一轍此子所以諄諄苦口為汝輩陳說先大夫戊子年析產予得三

思之田忿

之良與少爭却餘不昧固答也最苦乎三徙此之言其
五被其慈母讎書容良書陳即其其彈矣此年歸年
皆貴一二爭翁復允預盡謝對然决其田割矣田之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藝海珠塵』 請求記号 082.1-G21G

ガラス使用